

花语小说系列

Hua Yu Xiao Shuo Xi Lie

黑鼻子

以文字记录成长，以花语解读青春

安武林◎主编

韩青辰◎著



④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花语小说系列

黑鼻子

安武林 主编
韩青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鼻子 / 韩青辰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4
(花语小说系列 / 安武林主编)

ISBN 978-7-5358-6293-8

I. ①黑… II. ①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374 号

黑鼻子

作 者: 韩青辰
主 编: 安武林
策划编辑: 吴双英
责任编辑: 胡隽宓
装帧设计: 缪 惟 刘豪亮 罗俊南
插图绘制: 代承谦
质量总监: 郑 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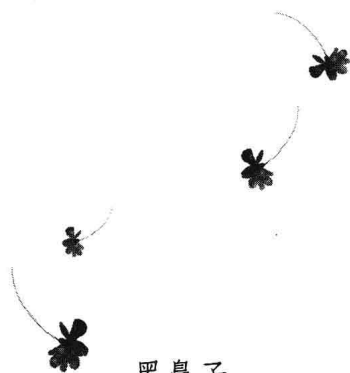
出 版 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87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目录

	黑鼻子	001
	阿玉	050
	我们之间	117
	春暖花开	182
	赏析	213



黑鼻子



001

黑鼻子没事就爱用手捂住鼻子，这是他下意识的动作，就像他眨眼睛咽唾沫那样。王园子的孩子要是捂鼻子，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尴尬的气味，他们把鼻子捂得紧紧的，嗡嗡地叫嚷，像群不安分的马蜂。但黑鼻子捂住鼻子是怕人家看见他的鼻头是黑的，王园子人常常笑话他，他一想到人家笑话就把手放下来。可放下来，他又觉得人家会看见他的黑鼻头，马上又捂住。

长水治黑鼻子最有招，他用两手堵住耳朵，喊：“来飞机了！来飞机了！”

飞机年把才出现在王园子的上空一次，而且即使飞机真的来了，离大家也很遥远。但王园子的孩子习惯了用两手堵住耳朵匍匐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抬头迎接飞机，就好像飞机马上就要擦到他们的头顶一样。黑鼻子一听，果然顾不上鼻子，两手将耳朵堵得死死的。

好一会，天上没动静，长水两手一拍，笑得满地打滚，黑鼻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又上这小子的当了。

黑鼻子和麻杆、二小在河边上逮蛤蟆，长水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喊：“黑鼻子，你婶子要生了。”

黑鼻子一直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出生的，妈妈说他是从路边上捡来的，奶奶说他是从妈妈的胳肢窝里飞出来的，那感觉像变魔术，让黑鼻子更好奇了。长水给他出了个好主意，他婶子马上就要生了，看一回不就明白了。

黑鼻子爬起来就往婶子家跑，跑了几步，才发现没人跟上来。

“走啊？”他摸了摸黑鼻子。

“你代表我们去吧。”麻杆好脾气地笑着。

“你去最合适，是你家婶子又不是我们家的。”长水补充道。黑鼻子担心被捉弄，犹犹豫豫，手在鼻头上抚摩不止。

“你不敢是吧？”二小用他蚊子样尖细的嗓音刺他，黑鼻子简直生气了：“我有什么不敢的！”

结果黑鼻子看过女人生孩子这事成了王园子的最新丑闻之一，村里人全部知道了，不管是谁看见黑鼻子就问：“黑鼻子，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或者问：“这下你懂了吧，黑鼻子？”

其实黑鼻子什么也没看到，他才凑到婶子的窗下就被小叔叔呵斥狗一样给呵斥跑了。

长水看黑鼻子羞成一个大花脸，笑得不停地揉肚子。长水这家伙有很多乐趣，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算计黑鼻子，黑鼻子恨他恨得牙痒。长水笑得喘不过气来说：“黑鼻子，你应该随身带块木板绑到屁股上，万一真有人打你，也不怕。没木板，找块硬纸、牛皮也行。”

黑鼻子自己跟自己发过很多回誓，一定不要再上长水的当。可往往他刚发过誓，转身又掉进这家伙的陷阱里了。

王园子人开别人的玩笑向来拿手。看电影的时候，黑鼻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找麻杆，无意中踩了人，刚准备道歉呢，那人不温不火笑咪咪地问他一句：“硌不硌人？”

麻杆也逃不了这样的遭遇，他爸爸长了一头的癞子。王园子人看见麻杆大白天也喊“亮了”“来电了”“一片光明”等等，哪怕他们累得直不起腰，这么一捉弄麻杆，马上就来了精神。

人们还爱追着麻杆喊“补丁”——他妈妈眼皮上有块紫红的胎记——“哎呀呀麻杆，你衣服上破了个洞，怎么不补补啊？你们家有现成的补丁。”然后叽叽歪歪地笑成一团，得意他们的聪明。

红补丁久病成医，她提醒黑鼻子：“不要把鼻子捂出痂子来哦。”她很会打毛线，毛线帽子毛线袜子打什么像什么，她问黑鼻子：“要不要请我给你打个毛线鼻套子？”

没人的时候，红补丁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劝黑鼻子：“这世上有塌鼻子、嗡鼻子、红鼻子、独眼鼻子、酒糟鼻子、朝天鼻子，奇奇怪怪的鼻子多呢。你的鼻子不高不矮不塌不红不独眼不酒糟不风箱样地发嗡，只不过鼻头上多了块黑。”说着用她芭蕉样的手捂住他的鼻子，“瞧瞧这张脸，眼睛是眼睛，嘴巴是嘴巴，真俊！”

黑鼻子听得心头毛茸茸地生出来一圈嫩蘑菇，像雨后的旷野，氤氲着暖融融、甜蜜蜜、油亮亮的气氛。

可是换个地方，红补丁站到田埂上，身边围了一群男女，她便会扬了声音老远喊黑鼻子：“黑鼻子，你怎么唤鸡啊？”不等黑鼻子回答，她自顾自地说，“你是不是驼驼驼地唤啊？”

“不是。”黑鼻子辩解，人们立即懂了这里头的意思，黑鼻子奶奶是驼背，大家兴奋了。

红补丁刹不住车，她添油加醋地说：“驼奶奶一听

急啊，在后面骂：‘小短寿，你唤鸡啊还是唤奶奶啊？’”
人们哈哈地全笑趴了。

这笑话要是逮到黑鼻子和奶奶都在场的时候说效果更好，祖孙两个追着红补丁打闹叫嚣，人们看了更过瘾。

黑鼻子想，下回她再神气就朝着她在眼皮上画补丁。可等到下回，黑鼻子又泄气了，他只是嬉笑着缩起脖子跑开，假装听别人的笑话呢。那样子连他自己也觉得傻。

黑鼻子小时候更傻，别人喊他黑鼻子，他就挑河滩上最粗的芦苇劈头盖脸地打人家。那回他打破了二小的额头，二小妈妈拖着二小吵上门来：“你不是黑鼻子吗？我们哪里喊错了？你自己鼻子长成黑的还不许人家喊？”

爸爸妈妈那时还没进城打工呢，妈妈赔礼道歉不管用，爸爸只好脱下鞋子，当着大家伙儿的面把黑鼻子的屁股抽得红肿，二小妈妈这才作罢。

黑鼻子从那以后聪明多了。只是做梦的时候，不知怎么他老拿了手枪，啪啪啪地打那些喊他黑鼻子的人。他还在梦里抓破过人家的鼻子，把那些鼻子揪出血来，咬牙切齿地骂人家红鼻子、高鼻子、塌鼻子、酒糟鼻子、独眼鼻子、朝天鼻子——等他醒来，他感到害羞，甚至浑身竖起鸡皮疙瘩。

私底下，黑鼻子觉得跟麻杆要好些，他们都不太喜欢长水。长水的爸爸妈妈长得很周正，长水也很正常，

关键长水爸爸还是村长，谁敢得罪长水呢？反过来只有长水惹人的份。偏偏冤家路窄，黑鼻子麻杆他们玩来玩去总是掺和到长水二小那边去，井水不犯河水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变幻无常的。

长水不喊麻杆“光呀亮呀补丁”的时候，麻杆会临时改变立场把黑鼻子甩到对立面去。比如黑鼻子怕水，夏天他们鸭子样挨个下水游泳，黑鼻子不敢，长水就把他往水里拽，黑鼻子吓得哭爹叫娘，麻杆觉得好玩，也从后面把黑鼻子往水里推。他们将黑鼻子拖下水并且把他按在水里让他啊呜啊呜喝过水，直到黑鼻子喊“救命”才松手。

黑鼻子还怕爬树。爸爸妈妈曾把他抱上门口那棵很矮的银杏。妈妈在旁边哄，爸爸举着巴掌，黑鼻子哭得浑身筛糠脸色发紫，爸爸妈妈只好作罢。山猴子拍着胸脯说黑鼻子弱智。

山猴子四十出头还尿床，既懒又馋，破落得连老婆都没讨上。王园子人说他的笑话消闲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有了黑鼻子，大家的视线才从他身上有所转移。而他呢，就像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事没事总要对黑鼻子指手画脚一番。

山猴子会爬树，他能一骨碌爬到树尖儿上，随风摇荡，要是有人高兴看他表演，他马上下水扎猛子，寒冬腊月

也敢。大家很快有了那个意思，说黑鼻子还不如山猴子呢。山猴子听了，异样地兴奋。

要是二小家的牛被人放跑了，长水家的黄金瓜被人摘了，过去大家首先想到山猴子，现在大家都指到黑鼻子头上。黑鼻子充了冤大头自己还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村里难得来了个货郎，大家围着他买东西，结果他的糖盒子不见了，人们纷纷怂恿货郎去找黑鼻子。

黑鼻子在家帮妈妈烧锅做饭。他妈妈拿命保证他一步也没出过家门。货郎不信，他盯着黑鼻子要他的糖盒子，还说他家小孩子害了病，说着说着就要朝黑鼻子下跪。黑鼻子妈妈气得要拿扁担把他轰出去，喊：“你认错人了！”

“那你们村有几个黑鼻子小孩？”悲伤的货郎突然来了智慧。

这可把黑鼻子妈妈给难住了。

“就他一个。”长水二小还有山猴子他们瞎起哄。

黑鼻子不生气，他从锅前站起来，想了想，一口气跑到玉米地里，看看，又往桥洞里跑，结果他把糖盒子给拎了回来。货郎看见他的糖盒子，对黑鼻子奇怪地笑了一下，好像不只是感激。

黑鼻子妈妈却把扁担抽到儿子身上：“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样不等于承认了吗？明明不是你干的！你这孩子怎

么这么傻呢？你快告诉他们是谁干的，谁赖账赖到你头上的！”

黑鼻子嘿嘿地笑，他当然知道是谁，当众说了迟早还不是他倒霉。他可不真傻。

晚上睡下来，妈妈摸摸黑鼻子被打肿的背，簌簌地哭了：“你悄悄地告诉妈妈，妈妈保证不说出去，糖盒子是不是长水他们藏的？”

黑鼻子不点头也不摇头，他毫无内容地笑。妈妈就叹气，她发狠般地说：“长水那个小短寿的是你的克星知道不？以后要离他远远的。早知道小时候你别救他让他淹死倒干净了。”

黑鼻子不这么想，要是真让长水淹死，大家不是更要说他没用吗？

那是他们五六岁的时候，有回河面上停了只水泥船，长水就带麻杆二小上船打仗，黑鼻子胆小鬼样缩在岸上看。

水泥船不知为什么忽然动了起来，而且中了邪似的漂向河心。说时迟那时快，麻杆第一个跳回岸，二小紧跟着，但落进水里，裤腿全潮了。只有长水来不及了，但他还是奋力地跳了出来。当时雨季刚过，河心的水非常深，长水下去就不见了，河面只起了几圈涟漪就回复一片寂静。

大家吓坏了，麻杆和二小赶紧往村里跑，大概是去喊人。黑鼻子不敢走，他不敢把长水一个人留在水里，

可是看不见长水他又怕，他放声大哭，像虾子掉进火盆，哭得离奇而惨烈。

任何人听到那样的哭声都知道河边出事了，人们纷纷地跑过来。长水被救上岸已经不动了。大人们死命地打他的屁股，提着他两条发白的腿摇晃，直到他吐起来。王园子人都承认，黑鼻子救了长水的命。

长水家人特地到张屠夫那里割了一片不小的肉，敲锣打鼓地送给黑鼻子以示感谢。这事王园子人唏嘘了几十年，只是现在没人提了。别说长水，就是黑鼻子自己也忘得差不多了。长水吃一堑长一智，马上练出了好水性，只有黑鼻子，比先前更怕水了。

长水笑他：“黑鼻子，小时候你救了我，要是再来一回肯定是我救你，谁让你早鸭子呢。”

黑鼻子受了长水许多正经与不正经的嘲弄和算计，他已经没法跟他计较，因为出了家门，不找长水有什么意思呢。再说长水总有办法消他的气，给他一只彩色的石球啦，几只烫手的鸟蛋啦，黑鼻子见了就动心。麻杆说长水是活鬼，跟他好的人肯定要吃他的亏，可惜他们就是对他欲罢不能。别说长水自己有点自命不凡，就是他们也承认，长水将来不得了。

货郎后来倒成了王园子的常客，他孩子的病已经好了。货郎高兴的时候会请黑鼻子他们吃糖果。

黑鼻子那回问货郎买一只针管，货郎账算错了多找了他五分钱。黑鼻子捏着那五分钱非常意外。他从没遇到过这等好事，五分钱可以买五块水果糖，可以吃一块芝麻烧饼，还可以向长水他们好好炫耀。

货郎笑咪咪地看着他，慈祥极了，他已经知道上回冤枉了黑鼻子，对黑鼻子始终有份歉意。黑鼻子心慌慌的，那五分钱他没偷没抢是货郎自己给他的，可黑鼻子就是不敢抬头看货郎，额头上亮晶晶地冒了一层热汗。最后黑鼻子把五分钱往货郎手里一塞，说：“你多找我钱了。”

黑鼻子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货郎也不知是感动还是兴奋，他把这事儿告诉了王园子所有的人，他翻来覆去地说，黑鼻子是个多么好的孩子。

山猴子不敢苟同，他问货郎：“要是你儿子这么干你会这样高兴吗？”

“当然，可惜我没这好福气。”

王园子人哈哈地笑了，大家统一地认为黑鼻子傻气。货郎前脚走，他们就虎着脸教训黑鼻子：“傻瓜，上次他冤枉你，你就不记恨？再说他多找你钱那是他活该，你却还出去？五分钱吃个芝麻大烧饼多好，你要不吃请我吃也好啊！他是你什么人啊？傻瓜！憨大！”

黑鼻子妈妈最后一个知道了这件事，她没对他甩扁担，只是不偏不倚地横了他一眼。

妈妈愤怒想来也是对的，从那以后王园子人更拿黑鼻子当白痴了，倒霉与晦气的事情一个接一个地嫁接到他黑鼻子头上。人们看见他就快活地拍手喊：“你多找我钱了。”

黑鼻子会认真地想：他们为什么要作难我黑鼻子呢？为什么要拿我寻开心？我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滑稽幽默的细胞，我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从不招惹别人，而且处处懂得体谅尊重……

莫名其妙的王园子人，就像照相师，把黑鼻子紧紧地按在椅子上，还叫他朝前看，咧嘴笑。他难受死了。

“那么计较干什么！”黑鼻子不得不常常用这句话打发自己的一天。

黑鼻子上学后，他爸爸妈妈就进城打工去了。黑鼻子跟着奶奶，奶奶被他弄生气的时候就哭着抱怨：“你都把他们气走了，你还想气死我啊？你怎么就不长长脑子，什么时候你才能给我们争口气？祖宗八代的脸都给你丢光了。”

村里进城的还有麻杆爸爸，跟黑鼻子的爸爸妈妈不一样，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好瓦匠，是被城里的建筑公司名正言顺地录取过去的。王园子人多聪明，马上停止对麻杆的围剿，再没人喊他那些“光啊亮啊补丁”的了。

他们一起盘腿坐在老银杏树下时，头上的银杏正结

果呢，一串一串的像绿葡萄。二小跟班似的团在长水身边，长水说话了，像个领袖，他挥挥手说：“这叫特色，什么事情有特色就好办，比如我们中国，要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比如麻杆爸爸，他为什么第一个进了城里的建筑队？王园子的瓦匠那么多，但谁都不如他出名。出名要靠特色，光会砌墙出不了名，比如要有他那一头的癞子……”

黑鼻子听得有滋有味的，但麻杆已经受不了了，他跳起来去打长水，长水呼呼地笑，二小唧唧喳喳的，黑鼻子压根弄不懂他们闹腾什么。



黑鼻子想不起来是怎么跟麻杆生疏起来的，大概就是从他爸爸进城当瓦工以后。听听，过去他在王园子那么出名，叫癞子瓦匠，但进城后就变成瓦工——一下从匠人进化成了工人。

癞子瓦匠砌墙从不用墨线，却比用线的瓦匠手脚利索，墙砌得要直。山猴子说过一句名言：“看癞子瓦匠砌墙，饭不吃也饱。”癞子瓦匠从城里回来，西装领带一包装，头上还戴了发套。王园子人愣住了，马上改口喊他老板。

随着这一历史性的改口，麻杆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楼房率先竖了起来，连红补丁也夫荣妻贵，被王园子人尊为师娘。

到底是与时俱进了，过去只有学堂里先生的老婆才有资格获得师娘这个尊称，这个年代的人们认为老板当然胜过先生，就连长水爸爸——村长看见老板也点头哈腰的。

黑鼻子的爸爸妈妈回来就没这待遇了，尽管他们也带回来不少稀奇。黑鼻子家的生活条件比一般人家甚至比长水家要好得多了，但没人老板师娘地喊他们。

黑鼻子将那些稀奇拿去送给麻杆，麻杆很冷淡：“我们家也有。”或者耷下眼皮说：“我们家的比你们家的好多了。”

长水家没人进城打工，他爸爸仍是村长。虽然这些年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影响下，村长已经不算什么，“发展”得好的才是“村长”，可长水爸爸当惯了村长，除了当村长他什么也不会。长水爸爸的身份渐渐尴尬起来，日子也不如过去滋润，但村长到底是村长，癞子瓦匠衣锦还乡后，少不了请他上门吃吃喝喝，塞包把香烟，送盒好茶。猛地看上去，长水爸爸还是那个体体面面的小村长，其实长水口袋里一分零花钱都没有。

长水不再嫌弃黑鼻子的稀奇，拿起来当宝贝一样高兴，长水一高兴去哪里都会喊上二小和黑鼻子，像是带上他的哼哈二将。长水悄悄地告诉黑鼻子：“你爸爸妈